

第四十一章 已經勾引彼同行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一切安排好了之後，範閑來到了臥室，柳氏伏在床邊似乎已經昏睡了過去。他小聲將她叫醒起來，與她在側廂裏私語了一陣，柳氏猶有淚痕的臉上漸漸露出決斷之意，點了點頭，接受了這個安排。也不知道範閑許了她一些什麼，是怎樣說服她的。

夜漸深了，秋圓之中蟲鳴早無，若若正陪伴著柳氏，範閑走到昏沉沉的弟弟身邊，望著他那張睡夢之中，猶咬牙恨著的臉，望著那幾粒直欲噴薄而出，高聲喊不平的麻子，忍不住笑著搖了搖頭，從書桌上取下印泥，從懷中取出史闡立擬好的文書，將思轍的幾個手指在文書上麵用勁地摠了摠。

看著雪白文書上的鮮紅指印，範閑滿意地點了點頭，從此以後，範思轍手上持有的抱月樓七成股，就正式轉到了某人的手中，他與那間白骨為泥血為湖的青樓，正式割裂開來。

婉兒知道他心情不好，扮了個鬼臉，卻沒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反應，內心深處不免覺得自己有些沒用，唇角微翹笑了笑。

範閑也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這件事情和你無關，小孩子，總是要出去闖闖才能成器的。”他忽然問道：“沈大小姐接回來了？”

“在西亭那邊。”婉兒解釋道：“冬言公子已經去了。”

“好。”範閑平靜地應了聲，就在思轍的床邊坐了下來，想了想，還是重新站了起來，喊小廚房的人做了些幹糧。自己卻是在邊廂端了碗熱粥，一麵吹著氣，一麵緩緩喝著，刻意給小言與沈大小姐一些重溫舊情的時間。更重要地，是給柳氏留一些與兒子單獨相處的時間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鄧子越在家丁的帶領下走了過來，對著他點了點頭。

範閑會意，也不想讓別人幫忙，走進臥室親手把範思轍抱到了後院處的角門外，登上了馬車。範思轍依然昏昏沉沉地，柳氏咬著嘴唇上來親膩地撫摸著他的臉頰，他都沒有醒過來，若若也是萬般不舍地摸了摸他那厚厚的耳朵。就連婉兒的眼中都閃過一絲分離的黯然。

隻有司南伯範建依然沉地睡去了，似乎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幼子，正要遠赴一個陌生的國度。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。

“你們先走。”範閑對一臉冰霜的言冰雲說道：“這件事情麻煩令尊了，出城的時候小心一些。”

入夜之後，京都城門早閉，也隻有監察院的人，才有力量悄無聲息地送一個人出城。

言冰雲緩緩抬起頭來。看了他一眼，問道：“你不一起？”

範閑低著頭說道：“在鬆林包那裏會合，我還有些事情要做。”

他地餘光瞧的清楚。馬車裏的弟弟眼角帶著淚光，明顯已經醒了過來，卻不知道為什麼在柳氏地麵前要裝昏，範思轍的唇角抽搐著，想來心裏一定很恨自己和父親。

四周的黑暗之中，除了啟年小組，還有六處的劍手在待命，憑這一行的實力，除非二皇子那邊動用了葉家地京都守備力量。否則是一定沒有辦法正麵抗衡的。

範閑站在馬車下低頭片刻，揮了揮手。

馬車緩緩地動了起來，朝著京都外麵開去，後方範府後宅角門旁倚門而立的三位女子，都不由露出了戚容，柳氏悲色更盛。

沒有任何標記地幾輛馬車，就這樣行走在京都幽靜黑暗的街道上，也不知道言冰雲是用了什麼手段，出城之時竟

是無比順利，踏上了城外的官道，往著西北方行了小半個時辰，借著月光，看著前方小山上的矮矮林叢，便是到了鬆林包。

車隊在這裏停了下來，等著範閑。

馬車裏的範思轍在這個時候忽然睜開了雙眼，眼睛裏依然帶著那一份戾橫之色：“這一路流放，難道你們就不怕我跑了？”

車廂裏隻有他與言冰雲兩個人，言冰雲冷冷說道：“你是聰明人，當然知道應該怎麼做。範閑為了你的事，動用了這麼多手段，當然不僅僅是為了保你一個平安而已。”

範思轍壓低了聲音罵道：“保他自己的名聲罷了。”

言冰雲嘲笑應道：“如果隻是保他自己的名聲，直接把你送到京都府去，誰還能說他什麼？”

範思轍心裏明白是這麼回事，卻不肯認帳，尖聲說道：“那是因為父親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！”

“尚書大人？”言冰雲寒冷地眸子裏多了一絲戲謔之色，“尚書大人的想法，又豈是你我這種年輕一輩所能擅自揣忖的。”

範思轍有氣無力地說道：“言哥，我哥是要...把我流放到哪兒去？”

“北齊。”言冰雲回答道。

“啊？”範思轍麵露絕望之色，長太息一聲，與他的年齡極不相符的滄然而倒，直挺挺地躺了下來，卻觸到了後背的傷勢，忍不住發出了一聲慘叫。

言冰雲好笑望著他：“範閑的藥...雖然有效，但很霸道，你就繼續忍著吧。”這位當初在北齊上京的時候，也被範閑這樣折騰過一道。

...

“我下手有分寸，看著慘，實際上沒有動著骨頭，你裝什麼可憐？”範閑冷冰冰說著話，寒著一張臉走上了馬車。

範思轍看著他臉上的表情，就想到先前挨的大家法，嚇的打了個冷噤。

“做什麼去了？”言冰雲皺眉看了他一眼，“時間很緊要。”

範閑將背上扛的那人放了下來，丟在了範思轍的身邊。車廂裏頓時散發出一股淡淡地香氣。範思轍一驚，看著那女子柔媚的麵寵，不由大驚失色，對範閑吼道：“你把她怎麼了！”

被範閑擄來的。正是抱月樓那位紅倌人妍兒。

範閑看了範思轍一眼，嘲諷笑道：“這麼可憐她？看來你的性情雖然陰狠，但還是繼承了父親憐香惜玉地優良基因...開妓院的時候，怎麼不憐香惜玉一把？”

範思轍和言冰雲都聽不懂基因二字，隻是更奇怪於為什麼範閑會把這個姑娘擄了過來，當然，憑範閑的身手mi藥手段，抱月樓今日又是人心慌慌，想悄無聲息地擄一個妓女，實在是很容易的事情。

“她是你的第一個女人吧？”範閑看著弟弟的雙眼。柔聲問道。

範思轍想了會兒後，點了點頭，眼中流露出乞憐的神色。想求哥哥放了那個女子。

範閑搖頭歎息道：“你果然是比我強啊，十四歲就開了苞...,接著哈哈笑了起來，旋即正色說道：“我知道你對這個女人的態度與眾不同，我也查出來，她對於你還有幾分情意...雖然你年紀隻夠當她弟弟。”

範閑忍不住唇角又翹了起來。

“抱月樓以後不會太平。這位叫妍兒的姑娘留在那裏，我想你也不會放心...我更不可能將她接到府裏，就算父親允許。柳姨也要將她杖殺了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想來想去，你這一路北上，雖說是趟磨礪，但太過孤單寂寞，對於心性培養也沒有好處，所以把她帶來陪著你。”

範思轍和言冰雲瞪大了雙眼，滿是不可思議的神色流放出京，居然還帶著位紅倌人同行？這到底是流放還是度假

去？

“哥...你到底想做什麼啊？”範思轍是斷然不信，自己在整出這麼大件事情之後。還能保有範府二少爺都很難擁有的出行待遇等級！他有些口齒不清地說著，惶恐地看著範閑那張平靜的臉，竟是連自己身體所受的痛楚都淡忘了許多。

言冰雲看著範閑，覺得好生莫名其妙，有些不知所謂地搖了搖頭，拍拍範思轍地肩膀：“你這哥哥，還真是位妙人。”

他下了馬車，將車廂留給馬上就要分開的兄弟二人。

...

沒有多久沉默，範閑便靜靜望著思轍說道：“先前為什麼不和你母親告別呢？”不等他回答，又問道：“知不知道為什麼，這次我會這麼生氣，而父親和我決定把你送走？”

範思轍低下了頭，思考片刻後說道：“把我送走...一來我不用擔心京都府辦抱月樓的案子，就算是畏罪潛逃也罷，總之沒有這個弊端了，家裏也就可以放開手腳去與老二他們爭一爭。”

“不錯。”範閑有些欣慰地發現，弟弟在自己的薰陶之下，也開始以老二老三之類的名稱來稱呼皇子們。“二來...是對我地懲罰。”範思轍忽然抬起頭來，忍著背後臀下的劇痛，哭兮兮說道：“可是我不想走啊...哥，北齊人好凶的，我在那邊能做些什麼呢？”

“做什麼？”範閑很認真地回答道：“當然是你最擅長地事情，做生意。”

範思轍傻呼呼地抬起頭來，哪有半分抱月樓大東家的風範，問道：“做生意？”

“是啊。”範閑說道：“父親讓我安排一下，我想了想，決定給你留一千兩銀子的本錢，你到上京之後，我會讓人接應你，但是...我不會給你額外的幫助，如果你能在五個月之內，將這一千兩銀子的本錢，翻到一萬兩的數目，那我就真的認可你的能力，然後...”

“翻十倍？”不等老哥把話說完，範思轍忍不住發狠吼道：“我又不是神仙！”

“這是你的問題了。”

“一千兩銀子地本錢太少了！”範思轍又羞又怒說道：“這生意做起來不丟死個人。”

“什麼狗屁邏輯，我們兄弟兩個開澹泊書局的時候，又花了多少錢？

“呸！你有本事再去整本石頭記給我賣，我擔保能一千變一萬。”

“想得美！那姓曹的被我逼稿子已經逼瘋了...還到哪兒去整去？”

兄弟兩個一通沒上無下的對罵對吼之後。整個氛圍才變得輕鬆了一些。範閑看著範思轍那張胖乎乎地臉，忍不住歎了口氣：“外麵風大雨大，父親吩咐我不能太照顧你，一切事由。你都要小心一些。”

範思轍沉默著點了點頭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哥哥，你說過，我是經商的天才，放心吧。”

範閑又說道：“趕你出京，希望你不要怨我。”

範思轍搖了搖頭，沒有說什麼。

範閑明白他的心裏肯定會很不舒服，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其實你剛才說的，那兩條送你出京地理由...都是假的。”

範思轍抬起頭來，顯得格外不解。

範閑輕聲說道：“就算你留在京都又怕什麼？難道我連護你這麼個人都做不到？隨便往哪兒一藏。就可以等著這件事情淡了...我諒二皇子也不敢拿我如何，就算京都府敢查抱月樓的案子，難道他還敢當著咱們老範家的麵大索京師？”

“第二個理由。你說是為了懲戒你，這也隻是說對了一小部分。”範閑望著一直昏迷中的抱月樓頭牌，冷靜說道：“你這一路北行，或許會吃些苦頭，但比起你做過的事情來說。實在是很小的意思，如果我把你送回澹州，依***行事。恐怕你會更慘一些。”

範思轍有些畏懼地縮了縮頭，牽動了後背的傷勢也不敢哼一聲，心裏卻在想著，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將自己趕到北邊去？

範閑緩緩垂下眼簾，說道：“我沒有想到你做事情膽子會這麼大，下手會這麼狠...如果你依然留在京都，旁人看在父親與我的麵子上，總會有這樣或那樣地蜜糖來引誘你，往最深的淵穀中走...所以我覺得。你還是在外麵經些風雨，或者對於你的成長來說，更有裨益。”

他忽然冷冷看著思轍地雙眼說道：“經商，自然要不擇手段，但是其中的某個度一定要掌握好，過於銳利陰狠，總是容易受到反噬。更何況為人一世，與人為善總是好的，總是要盡量地往光明的麵靠攏。”

其實範思轍對於抱月樓的事情，一直還不怎麼服氣，畢竟在他看來，抱月樓是他成功地象征，其中隱著的一些不法肮髒事，實在是不算什麼。他趴在長長的馬車凳子上，哼哼說道：“這話說地...正義感十足，不明白的人瞧著了，還以為我這好哥哥和監察院沒有什麼關係，倒是太學裏的木頭書引生。”

話裏的嘲諷之意十足，範閑卻隻是挑了挑眉頭，他身為監察院提司，屬下那些密探們專職做的就是黑暗事，區區青樓，無論是在陰暗汙穢的濃度上，以及行事辛辣的層度上，都有著天壤之別，也難怪弟弟會對自己的管教不以為然。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你是不是覺得，我本身就立身不正，用這些話說你...顯得有些荒唐？”

範思轍見哥哥溫柔笑了，又開始驚恐了，自然不敢說話，但眸子裏的黑眼珠卻轉了兩轉，顯然就是這個意思。

“我自然不是聖人，甚至連好人都算不上。”範閑說道：“可就算是一個渾殺地萬人屠，如果他真的疼惜自己的家人，想來也會和我有一樣的想法...做我們這行的，就算渾身滲著腥臭的味道，但依然想自己的兄弟清清白白，幹幹淨淨...或許是因為我們接觸過人世間最險惡的東西，所以反而會希望你們能夠遠離這些照西。”

範思轍聽他不停地說“我們”，心有所疑。

範閑想了想，將肖恩與莊墨韓的故事輕聲講了一遍，微笑著說道：“肖恩這輩子不知道殺了多少人，做了多少惡事，但他仍然一心想將自己的兄弟培養成為一位清名在位的君子...而且事實上，他成功了，莊墨韓也並沒有讓他失望，直到死前的那一夜。依然令我感佩...你哥哥我雖然不才，但肖恩能做到的事情，我也想做到。”

他像是要說服弟弟，又像是在安慰自己：“做好人好。我也想做好人的。”

...

範思轍初聞這等驚天秘辛，張大了嘴，半天沒有說出話來，許久之後，才顫抖著聲音說道：“可是...我一看莊大家注地那些經史子集...就頭痛，哥啊，要我去做一代大家，難度大了點。”

範閑氣的笑出聲來，罵道：“就你這腦袋，讀書自然是不成的。”

範思轍訥訥不知如何言語：“那你說這故事...”

“好好做生意吧。將來爭取做個流芳千古的商人。”範閑笑著鼓勵道：“商人...並不見得都要如世人想像一般，走陰險地路子，這個世上。也有些商人走的是陽關大道，依然一樣能成功。”

範思轍傻乎乎說道：“商者喻以利...掙錢就是了，怎麼還可能流芳千古？陽關大道？就算做成了，還不是官府嘴裏的一塊肥肉？”

“有我和父親，你正經做生意。誰還敢把將你如何了？”範閑用寧靜柔和的眼神望著他：“而且你忘了葉家？蒼山上你和我說過，之所以你自幼對於經商便感興趣，是因為小時候父親抱著你的時候。經常和你提及當年葉家的聲勢故事，如果葉家那位女主人沒有死，休說官府了，就連天下幾個大國，誰又敢把葉家如何...”

範思轍的雙眼放光，卻馬上黯了下來：“青樓生意很掙錢的，比什麼都掙。”他始終還是覺得，做生意還要什麼臉麵？掙錢為第一要素。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我問過慶餘堂的大葉，他說當年葉家什麼生意都做。就是這些偏門不撈。首先肯定是葉家女主人的性別決定了，她一定會厭惡這門生意，另一方麵大葉地解釋是，偏門偏門...既然有個偏字，那麼就算能夠獲得極大的利潤，但歸根結底不是正途...就像是大江之畔的青素綠水，雖然幽深不絕，卻難成浩蕩之態，你真要將生意這門學問做到頂尖兒，光在這些小河裏打鬧，總是不成地。”

不知怎的，範閑越說越是激動，或許是觸動了內心最深處柔軟的所在，朗聲說道：“人活一世不容易，做什麼都要做到極致，當商人？那就不能滿足於當個奸商，也不能滿足於當個官商，甚至是皇商...商道猶在，你要做個天下之商，不但能富可敵國，還要受萬民敬仰，流芳千世才是。”

他說的天地悠悠，範思轍卻是有些頭痛，無奈地看了兄長一眼，說道：“葉家當年連軍火都賣，幫著咱們大慶朝硬生生把北魏打碎了...北邊那些百姓可不怎麼喜歡她...要說經商的手段，抱月樓...我不過用了些下作手段，袁大家不過殺了幾個妓女，葉家那女主人卻不知讓這世上多了多少冤魂，哥哥，這話...”

範閑一時語塞，無趣地揮了揮手，止住範思轍地繼續比較，說道：“總之，欺壓弱小這種事情，總是沒什麼太多意思的。”

...

範思轍忽然憂愁說道：“哥哥，我是真的不想離開京都。”又說：“父親母親在京中，哥哥代孩兒盡孝。”他知道隻有自己遠離了京都，抱月樓一事才會真正平息，二皇子用來拉攏範家地利器便會消失無蹤，雖然範閑一直堅決不承認這點，但看父親的決定，便知道自己為家裏確實帶來了一些麻煩。

而且經過範閑的一番說話，十四歲的少年心中也湧出了一些衝動，如果人生一世，真能達到當年葉家女主人的境界那該是多麼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？

範閑點了點頭，應了下來，又附到他的耳邊輕輕說了幾句什麼，最後交待清楚在上京城裏可以信任的幾個人。

範思轍驟聞兄長的真實意圖，一時間不由有些呆了，內庫...向北方走私...崔家...那麼龐大地銀錢數目...自己有這個能力嗎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